

超值金版

29.00

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法] 莫泊桑◎著
南宫雨◎译

漂亮朋友 羊脂球 我的叔叔于勒

Bel-Ami Boule de Suif
Mon oncle Jules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法] 莫泊桑◎著
南宫雨◎译

漂亮朋友 羊脂球 我的叔叔于勒

Bel-Ami Boule de Suif
Mon oncle Jul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亮朋友；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南宫雨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04-3337-5

I. ①漂… II. ①莫… ②南…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902号

漂亮朋友 羊脂球 我的叔叔于勒

作 者：(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责任编辑：赵 涛 刘继贤

排版设计：丁 娟 刘 伟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528千字

印 张：25.25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3337-5

定 价：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CONTENTS · 目录

漂亮朋友 (Bel-Ami)	1
第一部分	2
第二部分	148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271
我的叔叔于勒 (Mon oncle Jules)	305
项链 (La Parure)	311
小罗克 (Little Rock)	321
一根细绳 (Une Corde)	349
奥尔拉 (Le Horla)	357
公猪莫蓝——写给伍迪诺先生 (That Pig of a Morin)	383

Bel-Ami

漂亮朋友

[法] 莫泊桑 著
李晓洁 译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偶遇战友

乔治·杜洛瓦伸手递给女出纳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待对方找过零钱，便一刻不停、大步流星地向着餐馆门走去。

他本就长相俊雅，身材修长，兼因有了两年士官的历练，更具一种军人的气质。缘于此，他便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以军人特有的干练，抚了抚嘴角的两撇髭须，目光却毫不停留地从那些仍滞留在餐桌旁用餐的客人们身上一扫而过——这如同撒向四周的渔网一般的目光，正是他这英气勃勃的青年所擅长的。

果然，正在就餐的女客们都抬起头来，不停地向他这边望。其中有三个青年女工、两个陪伴丈夫前来就餐的女眷以及一位已届不惑之年的音乐教师。女教师衣衫不整，不修边幅，身上的衣衫一直歪穿着，帽子上更是积满了厚厚一层灰。看得出，她们都是这家平民餐馆的老顾客了。

走到餐馆门外，杜洛瓦随即停住了脚步，心中在不住地盘算着接下来的行动。现在已经是六月二十八了，他身上只剩下三法郎^②四十苏来度过这个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剩下的两天里，要么只吃晚饭不吃午饭，要么只吃午饭不吃晚饭，只能二者择其一。这时他的脑子快速地转着，一餐午饭要花二十二个苏，而一餐晚饭则要花去三十苏。要是只吃午饭，那就可以节余出来一法郎二

① 苏，法国辅币名，1法郎等于20苏，因此100苏也就是5法郎。

② 1795年法郎正式代替利佛尔成为法国的本位货币单位。1803年法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规定1法郎含金量为0.2903225克，含银量为4.5克。此后法郎不断贬值，在2002年1月1日欧元发行之时，法郎逐渐停止流通，从2012年2月17日午夜起法郎停止合法流通。

十生丁了。省下来的这点钱，可以在每天到吃晚餐的时候买个夹香肠的面包垫肚子，更妙的是还可以去大街上好好喝杯啤酒了。要知道喝啤酒可是他在夜间的一笔大花销，当然也是他心头最难以割舍的一种享受了。想到这里，他也就毫不犹豫地顺着罗莱特圣母院街的下坡路走了下去。

行走在街上，他一如往昔戎马倥偬、身着骑兵制服在军营中的做派，只见他高高挺起胸膛，两腿微分，如同刚跳离马鞍一般。街道上的人川流不息，他只顾往前走去，就像冲进敌营的骑兵般横冲直撞，一会儿撞向了这人的肩膀，一会儿又将挡道的推向一旁。头上那顶早就戴了多年的高筒旧礼帽被他往脑袋一边按了按，走在石板地上的脚后跟儿不停地发出嘭嘭的响声。看那神态，倒像是在跟人怄气一样。正如一个英姿飒爽的大兵，在他倏尔结束了军旅生涯回到市井里巷时，对他身边的万事万物——行人、屋舍以致整个城市——都感到无所适从。

尽管一身行头不过值区区六十法郎，却依旧掩饰不了他令人注目的帅气。诚然，这种“帅气”，虽然过于大众化，却是实实在在的，掺不得一点虚假。他身材修长，体格健美，略夹红棕的金黄色头发呈天然卷曲状，自头顶处分开。鼻翼下两撇胡子微微上翘，好似一堆发酵“蓬起”的泡沫。一双熠熠生辉的眼睛，闪动着蓝色的眼波。他就是这个样子，活脱脱一个市井小人的典型形象。

仲夏之夜的巴黎，天气变得湿热难耐，整个城市如同热浪翻滚的大澡堂。花岗岩美丽的雕砌难掩阴沟里散发出的阵阵恶臭。从刚刚高出地面的临街地下室伙房的窗口，更是一阵猛似一阵地飘出令人作呕的泔水味和残菜剩饭的馊霉味。

街两旁深深浅浅的门洞里，守门人早就除去外套，嘴里斜叼着个烟斗，半倚半坐在铺了草席的椅子上享受着阴凉。神色疲惫的行人们手里拿着摘下的帽子，个个看上去都萎靡不振。

步入圣母院街尽头，乔治·杜洛瓦在浓荫深处再次驻足，踌躇着自己该向哪里去。他其实很愿意经由香榭丽舍大道，前往布罗涅林苑的树荫下去享受片刻的凉爽，但心里又在不断升腾着另一个念想：但愿有缘能交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友。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走桃花运呢？他可一无所知。三个月来，他寝食难安，时时刻刻都在默默期待着。这当中，尽管他以其俊美的脸蛋和独有的气质，收到了不少女人送来的秋波，却始终没有能入他法眼的，称心的女人并未如愿而来。

如此一来，尽管他囊中空空如也，心头的那份欲望却日盛一日。每当在街上碰到飘然而过的女子向他招呼：“帅小伙儿，要不要上我家去喝杯茶？”他便热血上涌，情难自抑。但只片刻后他就惊醒了，不再冒失，因为他身上掏不出一个大子儿。再者说来，他心头所期待的是一种别样的、风情万种的亲吻。

话说回来，他经常流连于妓女出没的场所，如她们常去的舞厅、咖啡馆以及她们翘首顾盼拉客的街头。他享受将时光消磨在她们身上，和她们调笑几句，亲密暧昧地称呼着；享受她们身上散发出的迷人的异香，享受在她们身边的整日不离。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是能够让男人神魂颠倒的女人。他不同于那些个有着显赫家庭背景的子弟，对她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看不起。

他的脚不停步地走着，夹杂在被热浪裹挟的无处可逃的那股萎靡不振的人流中，向着玛德莱纳教堂走去。街道上的所有咖啡店人满为患，就连所有咖啡店门前的人行道上，也在耀眼的灯光的直射下，密密麻麻摆满了桌椅，挤满了正在消暑的客人。在那无数张或方或圆的小桌子上，盛满了各种各样饮料的玻璃杯，折射出红色、黄色、绿色等五光十色，映照在杯子面前的客人脸上。长颈大圆瓶中，清澈的饮料中漂着一块透明的充塞了瓶子的圆柱体冰块。

杜洛瓦不禁放慢了脚步，因为此刻从喉咙间升起的一股干渴感，使他步伐沉重起来。

炎炎夏夜突生这种干渴，弄得他内心焦火骤起，心头升腾起无数念想，渴望着要是有一杯清凉的饮料清嗓润喉，该是多么美妙啊。然而只要他今晚喝上两杯啤酒，明晚美味的面包夹香肠可就要泡汤了。每到快月底的时候，他就会过得如此窘迫，这样的滋味他真是不想再尝了。

故而，他强忍着喉头传来的燥热，心里不住地嘀咕着：“口渴原来他妈的这么难受！但话说回来，我可得过了十点钟再去叫‘美洲人’的那家咖啡馆美美地喝上一杯。”他不由地向坐在路边桌旁开怀畅饮的那些客人扫了几眼，一面提起脚步，不动声色地从那一排排咖啡馆门前轻轻闪过，一面对目光所过处的客人们的神态衣着在心里暗自打量，猜想他们背景情况，身上带了多少钱财。这样想时，眼前那些正在享受夏夜清凉的客人，却触动了他心头的无名怒火：看他们的样子，兜里一定是揣了不少的钱，就算平均来看，少说每个人也有两个路易^①。随便一家咖啡馆少说也有上百号客人，算下来至少就有四千法郎！“这些个王八蛋！”他悄声嘟囔了一句，脸上仍是潇洒不羁的神态，歪歪斜斜不停步

^① 路易，法国旧货币单位，1路易=4埃居=24利佛尔=24法郎。

地前行着。此时此刻若是其中某个人在某条街道没人的杳儿里被他撞上，那算是倒霉了，杜洛瓦必会毫不犹豫地拧断他的脖子，就像是他在部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时对农民的鸡鸭所做的那样。

想到此，他的脑海中不禁闪过了他在遥远的非洲度过的两年军旅生活，想起了在驻守南部哨卡时如何敲诈阿拉伯人的往事。有一天，他和几个同伴悄悄溜出哨卡，前往乌莱德·阿兰那部落转了一圈，在那里掠夺了二十只鸡、两只羊以及不少金银财宝，并杀了部落里的三个人后大摇大摆而归。同伴们谈起这场酣畅淋漓的抢劫时总是眉飞色舞，一直持续笑了大半年。而今，脑海中一闪过当年的那些画面，他的嘴角不禁又挂起了一抹狰狞而又痛快的微笑。

但是在巴黎，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想要腰挎钢刀手握钢枪，肆无忌惮地劫掠他人财物，逍遥快活而不受法律惩处，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觉得自己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低级军官在被征服的世界里为所欲为的狂放天性，故而对那两年在大漠的军旅生涯一直有着不舍之意。没能留在那边，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但转过头来一想，之所以回来，还不是想奔个好前程？

然而，现在的情况又怎样……眼前他的处境可真说不上好！

他把舌头向上颚舔了舔，轻轻地吧嗒了几下，似乎想验证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快渴得不行了。

看看身边的行人，个个神色困顿，步履沉重。他不禁在心底又骂了起来：“这些杂种，虽说他们看上去都蠢笨如猪，可兜里却有不少的钱！”随即嘴里哼起了欢快的小曲儿，在人群里又开始冲锋陷阵起来。几个被推挤开的男人回头看向他，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着，女人们个个都大呼小叫着：“你这家伙是不是疯了？怎么这么没教养！”

经过了滑稽的演出，他终于在“美洲人咖啡馆”门口驻足了，只是还在犹豫着是否立刻就把自己已经决定开销的那杯啤酒消灭掉，因为他确实有些渴得难受。他并没有立即走进去，而是抬头向高高矗立在街头的大钟看过去：现在才刚刚九点一刻。他明白，眼前只要有满满一杯啤酒端到他嘴边，他立马会一口气喝完。现在的问题是：接下来的时间还很长，尤其是夏夜，如果还会渴，那该如何是好？

心里经过一番斗争，他终究闷闷不乐地走开了，心里想着：“我不妨先走到玛德莱纳教堂那边再作打算，然后再溜达过来就是了。”

当走到歌剧院广场的拐角处时，迎面正走来一个身体略微发福的年轻人。

他模糊间想起好像在某处见到过这人。

于是他便跟了上去，一边竭力搜索记忆，一边不住声地嘟囔着：“岂有此理！我明明认识这个人，怎么一时之间竟然想不起来是在何处碰过面呢？”

他搜肠刮肚费尽思量，却还是一无所获。不料就在此时，他心中忽然闪起了亮光：这小子不就是以前在骑兵团服役的弗雷斯蒂埃吗？真没想到他现在居然一副大腹便便的模样。杜洛瓦便向前跟上一大步，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向他叫道：

“嗨，弗雷斯蒂埃！”

那人转过身来，盯着他看了半天，才慢慢说道：“先生叫我，不知有何见教？”

杜洛瓦哈哈一笑：

“怎么回事，你不认得我啦？”

“想不起来。”

“我是骑兵六营的乔治·杜洛瓦呀。”

弗雷斯蒂埃向他伸出了双手：“哎呀，原来是你啊！过得怎么样？”

“蛮不错，你呢？”

“呵，我可不怎么样。你明白，我的肺部现在很不好，一年里有半年光景是在咳嗽中过来的。回到巴黎的那年，我在布吉瓦尔得了气管炎，四年来一直没能治愈。”

“这样啊？不过你看上去倒还挺不错的。”

弗雷斯蒂埃于是拉起他这位故友的胳膊，谈起了自己的病情，诸如他如何寻医问药，医生们提出了什么看法和建议。但是鉴于他目前的境况，他又不便将这些建议付诸行动。比如医生建议他去南方过冬，可他能走吗？要知道他现在可是有妻室的了，又做了记者，混得刚有点起色。

“我现在负责着《法兰西生活报》的政治专栏，同时在为《救国报》采写相关参议院的新闻；除此以外，还要不时地给《行星报》的文学专栏撰稿。你瞧，我已经混得小有成就了。”弗雷斯蒂埃带着些许得意说道。

杜洛瓦有点惊诧地看着弗雷斯蒂埃。显然他的战友变化很大，也显得相当成熟了。通过他的衣着和言谈举止，举手投足间处处透露着他已经是一个沉稳干练、自信满满的男子汉，并且那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也说明他日常的伙食是很不错的。想到以前的时候，他是那样消瘦，完全是个细高挑，但他为人活泼机敏，经常会丢三落四，成天叽里呱啦，是个典型的乐天派。在巴黎才待了短短三年，他就像变了个人，不仅身体见胖，言谈得体，鬓角也显出微微白发，

他今年还不到二十七岁呢！

弗雷斯蒂埃随即向他问道：“你正准备去那儿呢？”

杜洛瓦说道：“没地儿可去，不过是在回去睡觉之前溜达溜达。”

“既然如此，你不如陪我上一趟《法兰西生活报》，我有几份校样正准备去看一下，完了之后咱俩就去喝杯啤酒，你看如何？”

“行啊，那我跟你走一趟。”

他们随即手挽着手，伴着如今仍可在同窗学友和在同一部队服役的战友之间见到的那种炽热情感，向前迈开着大步。

“你现在在巴黎做什么呢？”弗雷斯蒂埃问了一声。

杜洛瓦皱眉耸肩：“不满你说，我现在都到了饿肚子的地步了。服役期一满，我就想到这儿来……撞撞运气，说得实在一点儿，来见识见识在巴黎的生活。就这样，半年前在北方铁路局找了个位子，年薪一千五百法郎，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外快。”

弗雷斯蒂埃叹了一口气：“唉，这点钱能干得了什么？”

“谁说不是呢？但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在这里无亲无故，没有认识的人，更别说找什么门路了。我梦里都在想着去找点事做做，苦于没人引荐。”

弗雷斯蒂埃从上到下审视了他一遍，瞧那样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城市贵族打量一个刚进城的乡巴佬。紧接着，他以果断的口吻说道：“兄弟，难道你没瞧见，在这里一切全靠自己闯。一个人只要脑子稍微转一转，当个部长都不在话下，何况是个区区小科长？所以重要的是要自己找出路，可不是什么求人推荐。像你这样，岂会找不到比北方铁路局的职位更好的差事呢？”

杜洛瓦回答：“我什么样的地方都去过，可是四处碰壁。不过最近总算是遇见个不错的机会，佩勒兰驯马场正在招募一名马术教官，有人推荐我去试试，那里每年少说也有三千法郎入账。”

弗雷斯蒂埃猛然驻足：“这行当可不是你该干的，你别去，即便能挣一万法郎你也不能去。否则你的前程就算是灰飞烟灭了。现在你待在办公室，至少不用抛头露面，没人认识你。要是你有能耐，另谋高就，随你想什么时候离开都行，可如果你当上马术教官，那你就完了。这跟你到一家餐馆当个领班是一样的，这类地方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会出现。你若是给上流社会那些有钱人或富家子弟们上马术课，时长日久，他们可不会用平等的眼光瞧你。”

说到这里，他稍作停留，略加思考后又问起来：“你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了吗？”

“没呢，考了两次都没过。”

“这倒也不要紧，无论如何，该学的课程你都是学过了的。如果有人跟你谈起西塞罗^①或者是蒂贝尔^②，你能顺着人家话茬说上几句吗？”

“这个还行，说上几句大概还是不成问题的。”

“很好。就这两个人，除开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天只钻故纸堆、毫无生活常识的迂腐书生，谁还能提得起兴趣多说几句。可见，想让人认为你学识渊博，并没有多难，关键是别让自己的无知被人当场拆穿。若是遇上什么难题或是自己不清楚的，那就多用点心思，想法绕过去就是了。至于对别人，那可就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他给难倒了。别觉得别人就有多强，实际上个个都蠢笨如猪，知识少得像是沙漠里的绿洲。”

弗雷斯蒂埃温文尔雅，侃侃而谈，俨然一副胸有城府、思想深邃的派头。紧接着，他淡然一笑，抬眼向身边过往的行人看去。就在此时他忽然咳嗽起来，只好停下来等这一阵猛烈的咳嗽平缓。过了片刻，他语气中带着失落地说道：“我这可恶的病总不见好，可真够折腾人的。现在是炎炎盛夏，今年冬天的时候我可要到芒通^③好好疗养一下，治治病。至于其他的事情，只好先搁置一边了，身体是首位的嘛。”

此刻他们已经走到了普瓦索尼埃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里面有一个人正在站着阅读玻璃门背面贴着的一份打开的报纸。

玻璃门上方的一排几个大字——法兰西生活报——由煤气灯光焰组成，映照得十分引人注目。行人一走到这几个耀眼的大字所照亮的地方，立马感觉像是置身白天，整个身体都是那样清晰、纤毫毕现，随即便又淹没在黑暗之中。

弗雷斯蒂埃推开了门，跟杜洛瓦说了声“请进”。杜洛瓦踏进了门，接着登上了一个从街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建造别致但肮脏无比的楼梯，接着到了一间大厅，两个实习生跟弗雷斯蒂埃道了晚安。最后，他们才在一间貌似接见室的屋子里停下来。房间内的装潢相当破旧，到处都是灰尘，绿色的仿天鹅绒帷幔褪色发黄，而且布满了斑斑点点的污渍，一个个窟窿就像是一个个老鼠洞。

“请在这儿稍坐片刻，我马上回来。”弗雷斯蒂埃道。

这间房有三扇门通向外边。说话间，他已经从其中一扇门里走了出去。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杰出演说家。

② 蒂贝尔，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的古罗马皇帝。

③ 芒通，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海滨小城。

房间里充满着一种难以述说的怪异气味——编辑部特有的味道。杜洛瓦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更多的是充满了惊奇。不时地有人带着小跑从他身边匆匆而过。他们从这扇门进来，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的面孔，就已经消失在另一扇门边。

在这些穿梭往来的人流中，有的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手里拿着的纸片随着他们匆匆而迅疾的步履微微飘动；有的是排字工人，上身所穿的工装上墨迹点点，但露出里边清晰可见的雪白衬衣衣领，下身穿着呢料裤子，跟上流社会所见差不多。他们不无小心地捧着一擦擦印好的纸张以及一些墨迹未干的校样稿。这两种人之外，还有一个身材不高但穿着时髦的男士进入屋里；由于赶时髦，他身上的外套显得很紧，下身的两条裤管也是紧绷绷地贴在腿上，脚上蹬的皮鞋出乎意料地尖。显然这是一位专门出入社交场合进行采访的记者，赶回来整理提交当晚的有关新闻的。

此外，房间里也进来了一些其他人。他们气定神闲，不苟言笑，头上戴了顶高筒宽边礼帽，似乎将要与众人告别一样。

这时，弗雷斯蒂埃迈步进来，手上挽着一位身材修长的先生，此人约四十来岁，一身黑色礼服，胸前白色领带，红棕色的头发，两撇卷曲的胡子自嘴角高高翘起，一副目空一切高高在上的神态。

只听得弗雷斯蒂埃向那人道：“那就再见了，先生。”

对方紧了紧握着他的手，说道：“再见，亲爱的。”接着就将手杖挂在臂膀上，吹响了口哨下了楼。

杜洛瓦上前问道：“这是哪位？”

“这就是鼎鼎有名的专栏作家、酷爱决斗的雅克·里瓦尔，他刚刚看完一篇校样。他跟加兰、蒙泰尔被称做是当今巴黎最为出色的三个专栏作家。他的文章妙不可言，契合时代流行元素。每周他撰写两篇专稿，一年能收入三万法郎。”

两位故友边说边准备向外走去。此时，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位蓄着长发的矮胖先生，只见他衣衫凌乱，气喘吁吁。

弗雷斯蒂埃低声跟他打了声招呼，这才说道：“这家伙叫诺贝尔·德·瓦伦，是个诗人，那首长诗《死亡的太阳》就是他的作品。他可是个一字千金的家伙。报馆要给他的每一篇小文章付三百法郎的，他写的那些东西每篇最长不过两百行。咱俩还是赶紧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喝上一杯吧，我这嗓子都快冒烟了。”

到了咖啡馆，一落座，弗雷斯蒂埃便向伙计喊了一声：“请上两杯啤酒。”

等啤酒一送到，只见他手起杯落，酒已经下了肚。杜洛瓦则在一旁小口地抿着，似乎是在品尝世间最美味的佳酿。

弗雷斯蒂埃不发一言，似是在思考某件重要的事情，突然，他问道：“你为何不试一下做记者这一行呢？”

杜洛瓦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过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可以……我是一篇东西都没写过的。”

“这有什么的呀？任何事情都要开个头的。我想了想，我可以聘你做我的助手，为我上各处转转，拜访拜访一些人，搜集点信息资料什么的。刚开始你每月可以有二百五十法郎报酬，车马费由报馆掏钱。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去找经理说说。”

“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

“既如此，明天晚上你先上我家来吃顿便饭。没几个客人，也就我的老板瓦尔特先生和他太太，以及刚才你见过的雅克·里瓦尔和诺贝尔·德·瓦伦，再有一位是我妻子的女友，不过五六人而已。你觉得呢？”

杜洛瓦一阵阵地脸红发烧，神情慌乱，迟疑了好久，才开口道：“哎呀，这可叫我怎么开口呢？……我现在连一件穿得出去的衣服都没有。”

弗雷斯蒂埃听后很吃惊，缓缓说道：“这样子啊？这他妈的可不是小事儿。你瞧见没有，在巴黎这个地方，即使没有居身之所，也决计不能少了一身像样点的衣服。”

边这样说着，他边把手深入里边背心的衣兜，掏出了几枚金币，挑了两个金路易推到杜洛瓦面前，然后用一种饱含热情、满心真诚的语调向他说道：“这钱你先拿去用，以后你方便的时候再还我。眼下你先去租一套，或者分期付款买一套也罢，以备急需。抓紧时间办吧。明天晚饭定在了七点半，你务必准时来。我家现在就住泉水街十七号。”

杜洛瓦万分激动，抓起桌上的钱，不知道说什么好：“真是谢谢你了，你对我可实在没话说。你这么仗义帮我，我是决计不会忘记的……”

弗雷斯蒂埃马上打断了他：“你看你，说这个干吗。要不要再喝一杯？”

不等杜洛瓦回答，他转过头喊了一声：“伙计，请再来两杯啤酒。”

等这两杯啤酒喝完，弗雷斯蒂埃问道：“咱们上外面去溜达一下，你觉得如何？”

“好啊。”

于是他们离了咖啡馆，往玛德莱纳教堂的方向走去。

“咱们上哪儿呢？”弗雷斯蒂埃问道，“有人说，巴黎人都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散步的，这话可毫无道理。我就是个例外，每晚我出来散步，就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要是有个女人相伴，往布罗涅林苑转上一圈倒也不错，可是不会次次都能如我所愿。我常去买药的那家药店老板和他妻子，喜欢流连于音乐茶座，我就没这种兴致。我们现在上哪儿去？实在无处可去。离这儿不远处有个花园，叫做蒙梭公园，夏天夜间也开放。人们常常坐在树下，边享受着冷饮，边聆听着优美的乐曲。不过这公园终究不是什么娱乐场，只是供清闲的人消遣漫步的，所以门票很贵，以便能招徕美女。人们既可以在耀眼的电光照耀之下，在沙土小径上徜徉，也可找个或远或近的地方坐下来歇一歇，听会儿音乐。我们曾经在缪萨尔也有个类似场所，不过格调不怎么高，舞曲过多，况且地方又小，几乎没什么浓荫和幽暗的角落。只有大的花园才会有这些条件，那才动人心魄呢！你倒是说说看，咱们上哪儿好呢？”

杜洛瓦感到窘迫不已，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但过了会儿终究还是蹦出一句：“我到现在还没去过‘风流牧羊女娱乐场’，我想去那儿瞧瞧。”

弗雷斯蒂埃不禁叫了起来：“‘风流牧羊女娱乐场’，我的个天，现在去那儿还不得烤成个肉饼？得了，就去那儿吧。那地方总还是有点意思的。”

于是两人转过身，向蒙马特关厢街走去。

强烈的灯光照耀得戏园门面熠熠生辉，交汇于此处的四条街道，在灯光映照下，如同白昼。戏园出口处停着一长排的出租马车。

弗雷斯蒂埃目不斜视直往里走，杜洛瓦在后面拉了他一下：“我们还未买票呢。”

弗雷斯蒂埃煞有介事地回答：

“不必，我上这儿从来不用买票。”

到了检票处，三名检票员向他欠了欠身。站在中间的一位将手向他伸了过来。于是这位记者便问他：“有没有位置好点的包厢？”

“当然有的，弗雷斯蒂埃先生。”

手里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包厢号，然后推开了包着绒垫装有铜门的门，和杜洛瓦一起进入了剧场里。

场内烟雾升腾，看上去舞台和入口处以及较远一些的地方似乎都笼罩在一片雾霭中。座位上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吸烟，有的抽着雪茄，有的吐着香烟的云雾。一根根雪茄和香烟升腾起的缕缕细小烟柱，近于白色，薄如蝉翼，飘飘忽

忽直到天花板顶上，聚集在宽大的拱顶下方、吊灯四周和坐满了观众的二层看台上面，使得整个屋子一片雾蒙蒙的，看不真切。

剧场四围是圆形，入口处尤其开阔，平时便是那些个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在一片黑压压的男士中间来回穿梭的所在。墙边是三个立着的柜台，每个柜台里都站着一个已经青春不再却仍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在售出饮料的同时也出卖色相。眼前，其中一个柜台前正有一群姑娘在等候来客。

她们身后的几面高大落地镜，照出了她们袒露的背脊和过往男士的面孔。

弗雷斯蒂埃双手加力分开众人，目不斜视快步往前走着，看上去俨然就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

只见他走到一位女招待旁边，向她问过去：“请问十七号包厢在哪边？”

“这边，请随我来，先生。”

很快他俩被带到了一间用木板隔起来的包厢里，包厢很狭窄，没有顶棚之类，地上铺着红色地毯，四把椅子也是红色，彼此几乎没什么间隔，刚好容得下客人从中通过。于是两位相逢于异地的旧时好友坐了下来。左右两边，沿着一条通向舞台的弧线，立着一串串类似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有客人，不过只能看到胸部以上的部分。

此时台上有三个年轻男子在轮流表演吊杠，其中一高一矮，另一个身材中等，他们都穿着紧身运动衣。

首先是个子最高的那位，迈着迅疾的小碎步走到台前，微微一笑，向观众挥了一下手臂，好似投去一个飞吻。

胳膊和腿上的肌肉，在紧身衣的裹覆下绷得紧紧的，清晰可见。他挺胸收腹，将过于凸出的腹部往里缩了缩。梳着一丝不苟的中分头，使得他看上去更像是个年轻的理发师。只见他纵身一跃握住吊杠，以两手悬挂，带动着整个身体像迅速翻转的车轮一样，绕着吊杠运动。随后，他双臂紧绷，身躯笔直，静若纹丝地在空中做了个平卧势，完全靠着两只手的腕力握住吊杠。

从杠上下来后，他在前排观众的掌声中再一次向众人致意，接着便走向布幕旁站着，每走一步都要有意无意地炫耀一下他腿部那强健的肌肉。

接下来是第二个，比前一个要矮，但身体却更为粗壮。他走到前台，做了同样的动作。第三个人的表演跟前两位一样，但观众掌声的热烈更甚于之前。

不过杜洛瓦并没怎么在意台上的表演，他不时地转过头，往身后的走廊那边看过去，因为那里站满了一群男士们和姑娘们。

弗雷斯蒂埃对着他说：“你看看大厅里在座的，里面不过是些带着老婆孩子

专门来凑热闹看表演的市侩小人，都是些傻帽。包厢里坐的倒是些经常上剧院的人，里边也有几个搞点艺术的，还有一些二流妓女。就在我们身后，那可是巴黎最令人眼花缭乱的一批人，十足的一群乌合之众。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你可以看看。真的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人都有，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但说到底还是无赖小痞子占绝大多数。这其中有银行职员、商店营业员、政府部门的小公务员之类的人物，还有外勤记者、妓院老鸨、身穿便服的军官以及衣冠楚楚的富家子弟。他们有些人刚在饭馆吃过饭，有的刚刚看完一场歌剧，着急马上去赶意大利剧场。剩下的就是些个混吃等死不着调的一类人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至于那些个女人，无一不是晚上在‘美洲人咖啡馆’那种地方歇宿的人。你只要花一两个路易，她们就会跟你走，所以每日里都在招徕肯出五路易的外地人，而且会一得空就跟老主顾相约。她们已经在这地方干了六年这样的营生了，一年到头除了偶尔在圣拉扎或是卢希纳医院接受治疗外，天天夜里都游荡在同样的地方。”

杜洛瓦已经没心思听他说这些话了，因为此时他的身心都被一个女人所吸引——一个弗雷斯蒂埃所说的那样的妓女，正将胳膊肘靠在他们的包厢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这是一个满头褐发的胖女人，抹了一层脂粉的脸看上去很白，一双黑黑的眼睛上面是两条描得很粗的浓眉，眼角也描得很长，显得很突出。深色的丝绸长裙被两只高高隆起的丰满乳房撑起。一对嘴唇猩红显眼，像是鲜血淋漓的伤口，显示出一种狂热的野性，挑逗着人内心的欲望。

这时她身旁走过一个同伴——染了一头红发、长得也有些胖的女人，她向那位红发女郎点头招呼，将她叫到了身边，以很大的声音对她说道：“看看，这是多么帅气的小伙儿啊。他要肯出十个路易，我可就会跟他走了。”

弗雷斯蒂埃转过头来，窃笑着在杜洛瓦的大腿上一拍：“这话可是在说你呢，她看上你了。哥们儿，我向你表示祝贺。”

杜洛瓦顿时涨红了脸，不由自主地用手指按了按放在背心口袋里的两枚金币。

台上的幕布已经落下，大厅里响起了华尔兹舞曲。

杜洛瓦趁此向弗雷斯蒂埃说道：“咱们要不出去吹吹风？”

“好。”

于是他们起身离开包厢，立即被裹挟进了走廊的滚滚人流里。他们在人群里被推来挤去，身边一点儿空隙都没有，忽前忽后忽东忽西。眼前闪动的一顶顶男人们带着的高筒礼帽。而那些个妓女们，则两个两个地紧贴着男人们的前